



東涯漫筆

乾

仁13  
699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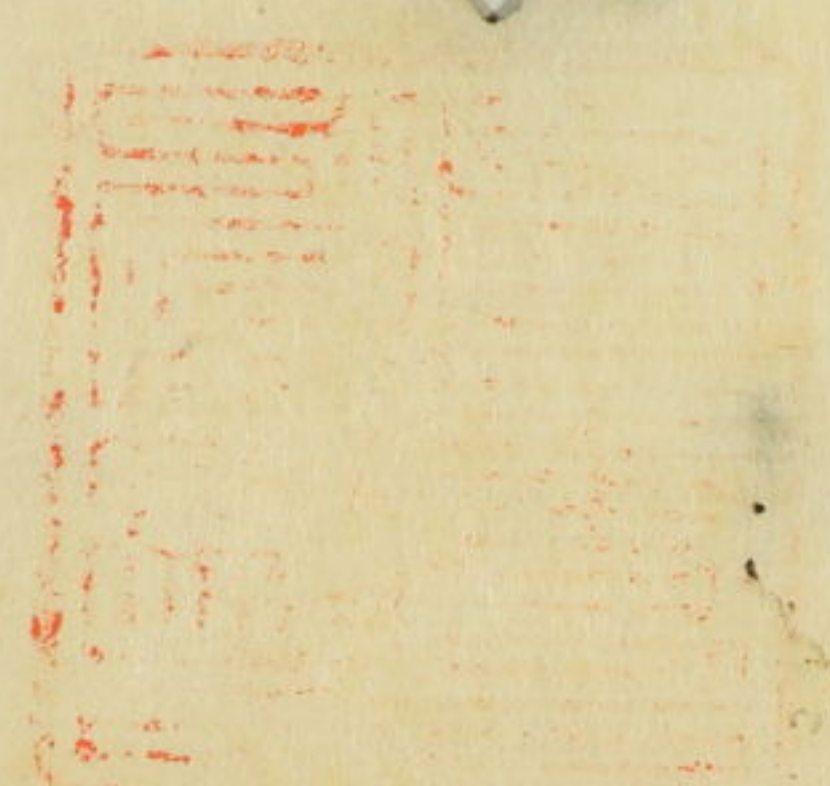
門 仁  
號 699  
卷 1



東涯漫筆序

明治三十七年  
九月二十六日  
麟末

先君子初年著漫筆二卷，雖議論細密，其以少作自不欲傳，寶永己丑庚寅歲有筆記日錄，併為一部書，蓋先子年四十矣。從此而后有所得，即筆記名以漫筆，初分類以語孟六經子史雜，後亦不躡統及其老也，分以壬子雜記、野記、癸丑雜記、漫筆續錄。此時又別草閑居筆錄，與





漫筆條款相出入者間有之因去其同  
文者其議論全同而文異者循舊而存  
焉其次序欲以類訂正後又謂逐年所  
錄存舊為是自往年就板正歲月在  
苒今茲庚申略全業此書大抵辨宋儒  
之異同尤精細說日用之受用 切實到  
到是聖訓之直旨為日用不可欠之書因  
欲傳同志後生序之於卷端爾

寬政十二年庚申夏五月十三日

男善韶謹識



東涯漫筆

伊藤長胤著

子絕四一云毋意集註以為毋私意誤矣  
蓋意云者心之徃來較者聖人能定理  
明可行而行可止而止無經營造作之私此謂  
毋意不必著私字而謂之不善也或云凡文  
字中曰以志逆意或曰聖人之意或云天地  
之意不皆必為不善之稱蓋不然也意固



通於善惡而專言則其所主不好之意多在如欲字亦然猶道能二字固通善惡而專言而則主善而言也意字反之不待言私而既是不善仁者至誠惻怛之謂清者廉潔不污之意自以當理無私心訓仁而仁與清無別故集註陳文子去齋章曰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

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如是則陳文子之為人汙襍茫昧不唯不得為仁而亦且不得為清矣怨是用希所以為聖之清既謂之清則豈有怨悔乎若夫不得已而去國則夫人能之豈特陳文子乎哉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集註不以其道得之。一句讀。故云。君子之  
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小注謂貧賤有  
不以道而得者。尤不妥。貼予謂此言處富貴  
去貧賤之道耳。蓋言不以其道。則不處不  
去也。或曰。如此。則二段。蘇裡相說。無乃重複  
乎。不然。上一段。就素富貴者而言。下一段。就  
素貧賤者而言。富貴而處之。周公是也。不  
處者。伯夷是也。貧賤而去之。伊尹是也。不去者。

顏子是也。君子之取舍。皆以其道。而不苟  
去處二者。皆自身既得之而言。非言將得  
之時。是兩人之戒。非一人之教也。故富貴則曰  
處而貧賤則曰去。若如集註。則當言去就。  
蓋朱子牢就二得字。生意予則謂道字是  
主去處二字。是受用地。蓋言以其道而處以  
其道。而去。反言亦如此。孟子曰。苟非其道。則雖祿  
之以天下。不顧也。又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繫馬于駟不視此等道字皆一意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此道字是言處之道  
非言得之道貧賤做此  
君子有教無類者蓋性相近習相遠之意  
性相近所以無善惡之類習相遠所以必欲有  
教所謂類者謂上智與上智類下愚與下  
愚類也蓋除上智下愚之外無類之可言論  
語所以專言教也

殷曰於夏禮所損益可知若按馬氏說則  
夏字下絕句從來用馬氏說又於禮字下絕  
句誤矣何者馬氏謂所因謂三綱五常所  
損益謂文質三統三綱五常是萬世不易  
之常道馬氏何得謂之禮也哉若夫文質三  
統世有損益固可謂禮馬氏蓋以禮所損益  
四字為一句然玩夫子之意於禮字下絕句為  
佳馬氏之說不可從也此說先考嘗考出載日



錄中

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同情也。然君子之於  
事也，~~必~~進退必以其道，故苟不以其道，則雖  
素富貴而不處，素貧賤而不去也。孟子所謂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此意。爾所謂道者，  
謂公之~~必~~道，非得富貴得貧賤之道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  
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集注云：我所不欲人

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  
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予謂  
此說不然也。曰欲無者，与曰無欲者，大異矣。欲無  
者，如曰予欲無言之類。欲無之也，無欲者，如曰無  
欲速之類。無欲之也，本文明云欲無加諸人，不云  
無欲加於人。子貢之意，蓋欲不待勉強而自無  
加不欲之事於人。此蓋仁者之地位，非子貢之所  
及也。夫子云云，集注將欲無字，只与無欲字一



樣者故注內亦以不欲字釈若然則是子貢以聖自居也必不然也子貢蓋以其心之所願欲而質之孔子也語類曰如今便說無欲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又曰不欲時便是全然無了這些子心可見集注將本不欲無字只与不欲無欲等字一例看詞之先後不可不辨焉  
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云云楊氏注云云此二者所本者不相合矣若以圩尊杯飲為禮之本則當以

反藁稌裡而掩之及棄之中野厚衣以薪等事為表之本若以戚為表之本則當以恭敬之心為禮之本二者不相稱或人未以難予之謂先儒徒知節文度数繁然可觀者之為禮而不知禮之設也本所以防制人之放逸奢濫而非為觀美也其物采服章之度天子諸侯大夫士各有其制皆所以辨貴賤定上下而使賤不得僭貴下不得凌上也故曰禮猶人之隄防与然則禮之本在儉不亦



宜乎与表之以戚為之本其意自相符合盖本  
字有本始之義有本根之義林放之所問夫子之  
所對皆本根之謂而非本始之謂也礼為使人儉  
而作表為使人戚而作此其本根也故曰寧儉寧  
戚諸儒多做本始之本解故牽強不通在易之  
小過象曰表過乎哀用過乎儉乃是意也  
博文約礼一章從前諸解不看破聖人意趣之  
所在故使人難於領解此二句本說修身之法

故未併結之曰可以弗畔矣夫必有法之可準  
而後可以言畔不畔矣盖文者先王之遺文如  
詩書六經之類法之所在也礼者經礼三百曲礼  
三千六人之法也博考于古者所以取法於古也約  
之于礼者所以取法于事也夫然則可以不畔于  
道矣古之聖人事必取法此類可見矣畢竟  
博文約礼是二項事非既博學而亦從而約之  
也故本文只采二句而中間不着而字且顏子亦



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可證矣。程子曰云云如此解則可以弗畔結語只貼二句而不蒙上一句失手偏矣。從未說者唯知下一句之說法而不知上一句亦是說法。唯言博學于文則知識日廣則亦泛矣。大抵聖賢之說博學說稽古皆所以使人觀古人之成迹而為己求法也。

若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若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若炙亦在外乎。蓋告子之意物在

吾而不関于彼則以我為悅故曰內在彼而不在于我則以彼為悅故曰外。故以食色為性。孟子曰其明而曉之以為若炙是亦食色中一物。若使如汝說則吾之炙則若而若人之炙則不若。犹吾弟則愛而楚人之弟則不愛而可矣。然炙苟美則秦人之炙亦犹吾之炙也。犹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也。然則由炙而不由我亦以為有所外而可乎。蓋炙雖在外而若之則在己。犹



長雖在彼而長之則在己內外二字錯綜辨  
難以深明義之非由外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  
甚集注云是以本然之權度料心之輕重長  
短也孟子也意則以心之權度料事之輕重長短  
也蓋息及禽獸此其長處功不至百姓此其短  
處然禽獸踈而百姓親而王及其踈而不及其親  
者此不度之于心也苟反求之于心料其輕重長

短則其差別必明甚於權度之料物故上文  
既曰今息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独  
何矣而下文則曰抑王興甲兵斃士臣構怨於  
諸侯然後快於心乎可見所謂權度之乃在心  
也若外心而求所謂本然權度則將何所求乎  
若不度之于心則忘事接物之間輕重長短各  
失其倫所以曰王請度之  
可以取則取可矣可以無取矣而取則傷廉可



以与則与可矣。可以無与矣。而与則傷惠。可以死則死可矣。可以無死矣。而死則傷勇。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犹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又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乃引書曰：『澤水警言。』余蓋洪水之災，在堯之時，堯憂之，采禹而治之。載舜典及益稷者，皆可見也。是時舜方攝位，禹治水事畢，告其成功，作禹貢。今大禹謨篇，舜老期之後，命禹攝位，乃曰：『耒禹。』

澤水微予，成允成功。惟汝賢，蔡氏曰：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犹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己，不敢以為非己之責，而自寬也。此說皆可疑也。澤水警言，據孟子則堯之詞耳。而禹謨以為舜之言，所以費公疏，蓋撰古文者，竄入補綴，照營不到，注家強解之耳。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古義云：『犹言人倫而已矣。』蓋曹交之想像，聖人為不可企及，故孟子



將其最至近者明之曰孝弟而已矣此實理也非特為曹交而言之也集注陳氏說蓋不如  
此言堯舜之聖率性而已矣以孝弟做性字  
說尤屬附會宋人看道虛遠其說自不能不  
如此然雖深朱學者遽滿語之其說自如古  
義未必如集注也此理本不可誣也

孟子所謂擴克者克大其善心也宋儒以為就善  
端發見處自是推廣以滿其本然之量非也孟

子之意本不問己未發所以發見孺子入井有怵  
惕惻隱之論者本所以証人必有此心而非欲示  
就發見而擴之也此心之發日間亦無幾若必欲  
待其發見而克之則用工之日不亦甚歟子孟  
子又嘗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云云夫無欲害人之心豈有發見之可言哉或  
有人與之謀害人拒而不從此可謂無害人之  
心發見矣然此等豈屢值之事哉然人無賢



不肖無害人之心人具足不問已未發而故在  
欲以此為本而推廣之也然則必就已發而擴  
之者非孟子之旨尤的矣

告子曰仁內義外而孟子特斥義外之說而至  
所謂仁內者則無其說孟子之不非之也可知矣  
然所謂仁內者亦与宋  儒以仁為性之說  
大不同矣何者告子明言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  
也義外也非內也夫以食色為性而又特曰仁內

則不以仁為性也可知矣而孟子亦不斥其說  
則孟子之不以仁為性之名亦可隨而知矣蓋仁  
義者天下之道而自吾惻隱羞惡之心而行之  
故孟子以仁義俱為內告子唯知仁之自吾心而  
行之而不知義之亦自吾心而行之也此其所以為  
孟子見斥也後世把仁內只与以仁為性做一樣  
看者大誤矣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曰解云得已言不失已



也予謂誤矣此言人之信已耳蓋窮不失義則功雖未及民而言為士者既信其為人也達不離道則功能及民而天下不失其素望皆言其在人之驗也若曰說則窮不失義與士得已二句重複且士字無落着或云與上節士字異義未穩此亦不可拘

孟子言仁義禮智而未嘗言仁義禮智信也言仁義禮智信始見于漢書董仲舒傳夫

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仲舒對策之言也又楊雄法言修身篇曰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後世遂以配五行曰五常之有信猶五行之有土也此非聖賢之意也後世看信字只如孟子所說誠字一般聖賢說信却不如此如曰主忠信曰言而有信曰信近於義有朴實做大及踐言果行之意如忠恕萬敬等字



此教法也。名何可與仁義禮智併稱也哉。  
中庸實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予謂是卜筮  
之事。如文言曰：「與鬼神同其吉凶。」書曰：「鬼神  
其依皆就卜筮言。」若以此為造化之迹，則將何  
以質其無疑而亦何以同其吉凶乎？或就祭  
祀言，亦未圓。予先講易文言，竊述此說。頃  
侍中庸講，因問此說。久之，判定發揮。又曰：「程  
子曰：「造化之迹者，乾文言及謙之彖，鬼神害

盈而福謙，下皆有此說。若如後世之所說，為風  
雨露雷之事，則本文殆不成其說。程子之意，  
決不必如此也。

或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為達道，不  
遠者何也？曰：「二道字不同，謂夫子之道者，猶大  
學之道。三子者不同，道指其方法而言耳。中庸  
所稱道云者，指仁義禮智道之全体而言。若  
以兩箇道字混而說之，則既以夫子之道為盡



於此而亦為違道不遠。且其不免疑惑也。蓋  
忠者盡己之謂。恕者付人之名。忠恕教也。非  
道也。仁義道也。非教也。苟為人者。忠以實己。恕  
以待人。則雖未必至於聖域也。而於仁義禮智之  
道。亦豈至相違之遠哉。故孟子曰。強恕而行。求  
仁莫近焉。

視聽字與聞見異。自耳目之接物而言。則曰  
視聽。自物之觸耳目而言。則曰見聞。故言耳目

莊子天運篇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

之能。則曰能視能聽。戒其無接。非禮則曰勿視勿  
聽。能運其用。則曰耳有聞。目有見也。中庸說思  
神之能。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有意于視聽。  
大學述放心之狀。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無意  
于視聽。然自耳目之接物而言。則視聽一也。不能  
徹耳目。則其不見不聞。亦一也。或云視聽者。意  
而見聞。無意者不然。  
誠意章。句云。意心之發也。又論語毋意注。



云、意私意也。予謂意是心之裏面隱奧處，故大學正心章所說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是心之疎處。就大休言，至誠意章所說則云如好、色、如惡、臭，此之謂自慊。蓋外面雖知善惡之當為與惡之不當為，而其裏面則尚有不然而者，不如好、色、惡、臭之真也。故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可見意之本而當先於心矣。大抵古人所用意字皆爾，如曰微意、造意、天意。

聖意或云有意而為之，或云豈無意哉。又說春秋者稱誅意，亦言其事非不善，而其造意實不善者也。皆今俗所云底心、下心之意，而帶推料造作之意。故字從肉，則為胸臆，從人則為億逆，從心則為記憶。論語所謂毋意，亦通此義。蓋聖人之心光明正大，可言而言，可動而動，無些顧慮猜防之心，行其所無事也。故云毋意，則不待加一私字，而其無私意可見矣。常人



之言行則外面似無事而心裏却不然或可  
而不是或可非而不非種之計較逼塞胸中皆  
是意也今聞人之說話則云彼有意而言如是  
之詞却中本字義

朱子詩傳序云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  
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  
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  
之正徑予竊以為夫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者特言閔睢一篇耳二南之詩二十六篇如曰我  
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呼矣未見君子憂心  
忡忡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不哀而至傷乎如曰求  
我庶士迨其謂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舒而  
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尫也吠不樂而至淫  
乎夫子唯曰閔睢樂而不淫焉耳未嘗言二南  
樂而不淫也豈特言閔睢而可以詠二南乎哉  
蓋夫子所言閔睢一篇聲容之美耳非言詞之



哀樂也。而朱子既以為詞之哀樂，而推之于南  
之詩，所以不免窒礙。大抵聖人之言詩，如曰邦聲  
淫，曰邦聲之亂雅樂，皆就聲音言。非詞之美惡也。  
方于字雄飛，取詩之千飛之辭，或曰雄雉于飛，  
或曰鳳凰于飛。今人讀作文于之千者，非也。  
東坡以無逸不言湯武為周公微意，今者無逸  
篇周公以成王繼休之君，不知稼穡艱勸，恐有難字其無逸  
故采守文之君，而不及創業之主。商之諸君亦皆

勞于外之人，文王亦非創業之主，且有即康功田  
功等事，又言法祖宗，則亦上及大王、季，所以不  
及湯與武也。非泛兼采商周賢聖之君也。  
書小序百篇，相傳亦為孔子作。漢劉歆曰：

相傳古有尚書百篇。班固曰：孔子纂祭書九百  
篇而為之序。史記索隱載孔臧與安國書云：



旧書潛於壁室，欽甫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据此則古書蓋有百篇也。又史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自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漢執文志云：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据此則安國所得于壁中者，實十六篇也。然則所謂百篇者，蓋不可信，其實有也。

五霸相傳，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風俗通引春秋說，又夏昆吾、氏、殷、大彭、豕韋、氏併齊桓、晉文為五霸。此亦出于志。勸風俗通：孟子集注引丁氏說，丁氏唐大常卿，吳人。丁公著三遷志，所載丁平子、孟子手音一卷者，即此也。丁氏蓋據風俗通也。

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此可見情字之義。

癸巳八月二十五日



列子之名始見于莊子稱其御風蓋亦高于莊  
子一等矣想非著書之人今觀其書冗雜膚淺  
掇拾他書殆不類先秦之書何曾望老子而  
較之莊子機軸不如彼之妙敏造語不如彼之精  
詣不及遠甚其末云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  
翟取左人中人有憂色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  
乎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于  
持勝也此事亦載國語晉語按趙簡子与孔

子同時簡子卒而其子無恤立是為趙襄子其嗣  
位在魯哀公二十年則其伐翟亦非初年之事也  
皆在孔子卒之後而越之滅吳蓋亦愈後矣此其  
年數不相合矣蓋本國語之文而託以孔子之語  
不照其年紀之先後者也而九淵之名本于爾雅  
六夢之說出于周禮軋道變化載于易彖瞻之  
在前取于論語荒度土功此書之辭不識不知  
此詩之句稱鯨曰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稱禹曰



卑宮室、美緩冕、稱周公曰四國流言、居東  
<sup>疑三年</sup>二年、皆剽竊經傳之文、大似後世文人之所為矣。  
大抵撻拾經語以為文、漢已後之事、周人未嘗  
掇割古語以為文也。如孟荀韓管皆可見矣。又  
曰殷討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亦此可疑也。  
稱三仁者、孔子采殷世三臣之行而斷之曰三仁耳。  
列子豈可据此而稱三仁乎。又曰周穆王時、西戎  
獻火浣之布、皇子以為無此物、按此事、本出曹子

建典論、恐自此而剽剝焉耳。然則其書之偽  
託、蓋亦在南北之間乎。且周之時、天子之子稱王  
子、至秦却言公子、皇子之名、自漢已未矣。列子  
之時、那有皇子之稱。又曰西方有化人一章、公明  
說佛、其論理自佛氏出者居多。先儒朱子及  
郝京山皆既辨之。郝京山時習新知曰、列子之  
書、殆是佛入中國後、好事者勦襲、如穆王仲  
尼等篇、渾是佛旨、雖不用其語、全襲其意。



可謂卓見矣。

董仲舒傳載柳下惠之言曰：伐國不問仁人，此非達論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故聖人之伐國，必是有罪之人，如禹之征苗，啓之伐扈，及湯武之桀，可見矣。假令無罪，豈可乘其衰弱，為拓地之采乎哉？予故謂：唯伐國，必問仁人。若夫可伐仁人，必許及不可伐仁人，必不可。故孟子曰：為天吏則可伐，此可否之權也。世之視仁者，唯為煦煦姑息之人。

故為此言焉耳。此非柳下惠之言。

世之人多言儒者之道，必本乎仁。然遇凶頑無賴之民，不能不慘刑以威之，則仁亦有時而窮。不亦誤之甚乎？父母愛其子之至，則必去其害其子者也。蚊蟲之嘬其膚，則必撲焉。損友之賊其德，則必遠焉。豈不仁於蚊蟲之與損友也哉？愛子之至，不得不然也。農夫之耕田也，欲殖之嘉穀，則必搗其稂莠。聖人愛民之至，故除其害民。



之物舜之於四凶周公之於管蔡必誅除之不  
少恕焉故兵刑者聖人仁心之不得已也孫卿  
子曰仁者愛人之故惡人之害之也梁武帝溺於  
慈愛多有罪似仁矣然有罪者多是暴惡  
每致害人所宥者一人而天下為其所困者幾許  
人哉此不仁之大者也

也有談神佛之靈威卜祝之奇中事迹分明時  
日可徵者存之則日夏虫不可語冰亦有一種道理  
不可誣也予以為就其言既有以明其理之不可信  
也若夫使其靈威奇驗事必信如食之必已飢  
裘之必御寒則豈摘千百之一二以相傳付哉世  
無日昨日喫飯忽止吾饑者定實理不須誇談  
也藥之差病人亦相傳者或中或否也雖天下  
之變無窮而人事科條而亦自有限假乘浮  
槎斷苗奉之重屋之下使天下之人群而奔走  
每事必禱則奇驗必多此亦理自合如此何足



怪哉

字有形有音有義形成乎手而識乎目音發乎口而受乎耳能解其義者心也相傳相付貽之於千歲之後稽之於萬里之遠人亦矣矣哉

易陽為剛陰為柔剛尚健而不尚暴柔尚順而不尚弱中之與正無所不利然中而不正胡廣而已矣子莫而已矣故中又尚正也

自性情体用之說作而情字義大非古矣然文字中所用情字却不失古意情只是人心之所同然如禮記所謂人情以為田可疑及詩序所云發於人情止於禮義皆可見矣程子曰以富貴為賢者不欲却反人情遺書六六然而說經則云性為体而情為用然古人以念懷恐懼為心而不言情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吉凶禍福皆出於



天而不關人力曰禍福無不自己致者則吉凶禍福皆是人<sup>為</sup>而不自天命孔孟之言豈有二端乎夫舜之能大矣在于側微其能升聞賓于四門納于大麓竟受堯之讓而踐天子之位焉此非福自己致乎堯之子不肖而舜攝位年久民心素服故能得有天下若不然則舜能雖至而不能使堯讓天下此非命乎蓋伊尹周公孔子皆不有天下非力之所能為也

是謂富貴在天若夫微惡而遭刑殺人而被戮皆已之所招而不由天此非禍之自己致乎

天道天命如何而別曰天道福善禍淫天道虧盈而益謙皆言其常也天命吉凶禍福時不可追正固有命變亦有命故聖人之言善人之或遭不幸每以天命斷之而未嘗言天道也如曰道之為行也與命也道之將



廢也與命也及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亦以命  
斷之皆可見矣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  
得其名必得其壽此天道也孔孟之聖而  
厄窮不遇顏之夭冉之疾此非命乎故曰聖  
人之於天道也有命

唐制尚書省事無不總堂都居中左右分  
司堂東有吏戶禮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總之  
西有兵刑工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

四司公曹共理 國朝官制多依唐制大  
改官唐之尚書省也公左辨右辨統八省  
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左辨營之兵部刑部  
大藏宮內右辨營之左右司郎中郎左右  
辨官也今稱辨為尚書誤矣  
大極圖解云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蓋  
以理為萬物生之本也不然萬物之所以生之本  
皆資一元氣以生而理不足以主宰之身今有



一顆梅子種之則不日而芽枝葉盛長，百  
千萬億梅子，宋儒之說曰：此有所以生之理  
而然。試以杖子錐刺湯燻，則殼實雖其  
不復芽矣，生氣絕也。若言其理，則生死聚  
散皆理為之主宰。天下無理外之物，雖枯  
草朽株，豈無其理也哉？然生氣一絕，則復  
生，故知萬物之所以生者，有元氣以生之  
而理不足以主宰之矣。視之天地，則乾元資

始，坤元資生，猶人之有元氣也。理不足以主  
宰之矣。四端之在人亦然，不可於其上面求理  
也。

聖人之教，常就行事為教，而未嘗就心上為  
言也。後世之教，專就心做工夫，謂心苟立矣，則  
施之于行事，自合于理矣。豈然乎哉？聖賢雖  
亦言心，而常就行事運心，而未嘗外行事而於  
寂然不動處用工夫也。夫子嘗曰：吾嘗終日不



食終夜不寐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可見思學兼資而學之益為大也孔門諸子資問夫子不過問仁問孝問政問君子而已此可見矣

聖賢之書言道處後之注解多替做心字性字說此可見古今學問之異同矣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集注云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又曰人之有道也集注云人之有道言其皆

有秉彝之性也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陳氏曰堯舜人倫之至六率是性而已豈能如毫末於是哉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集注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是皆以心字性字替道字說夫道者天下公共之物心与性者在我之物豈可混稱乎哉

辛卯六月十九日筆

宋儒之學有休用之說又有理氣之說此二



者宋儒學問之關鍵而覺自相矛盾矣何者批体用之說則寂然不動者為体而惑而遂通者為用在中庸則未發之中為体已發之和為用此靜為体而動為用也批理氣之說則耿耿動靜為氣而太極為理罔說曰太極動而生耿耿靜而生耿耿是也夫理与体豈有二字哉而在中庸則靜為体而動為用在罔說則動靜為氣而又主動者為体也此

最不可曉

心有体用性有体用道亦有体用夫体一也寂然不動無声無臭於此心与性与道將何以别用亦一也心之用性之用道之用亦將何以别

聖賢之垂訓及君子小人之辨者其言最多然說者視其曰君子只做至貴極妙不可企及之想為与己事不相涉及其曰小人



則亦罵詈賤惡為非己之所戒也豈然乎哉  
夫言其極則堯舜與桀紂君子小人之極也  
然一念之忠厚惻怛思義由道有老成氣  
象者皆君子位中人也事之驕慢浮誇毀  
善賊物有刻薄氣象者皆小人門中人也以此  
律己則凡聖賢之言及君子小人者皆學者今  
日之急務不可不体察焉  
欲富貴而惡貧賤此人之恒情不可全非也只

艷富貴而羞貧賤重爵祿而蔑道義  
正是俗人得富貴之資則於利人沃物之方  
得力居多能得行其志聖賢何曾悻悻焉  
厭之如糞土之將浼已乎哉但是求之有道  
得之有義焉耳若夫為子女玉帛而欲富貴  
正是劣品

壬辰仲秋  
十九日

按太極圖說所云太極動而生坎靜而生離則  
所謂理也者乃所以主宰動靜二氣者也而又



以動靜為休用則動為用而靜為休則所謂理也者乃專屬靜之物矣夫理者一也以為主動靜之物乎以為偏乎靜之物乎因解中此二說自相矛盾矣  
九月三日

宋儒之說有理氣體用二項就天道上言則太極為理為休陰陽為氣為用理即體氣即用非有二端也就人性上言則本然氣質理氣之謂也未發已發休用之謂也此

二者不同  
癸巳八月二十五日

說文性字註云人之秋氣性善者情字註云人之陰氣有欲者

上古之事不可得而詳者最多而後儒亦為之傳會偽託而賺惑後人者不可勝計帝王世紀曰帝嘗有四妃元妃有邵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娥氏女曰簡狄生高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勳次妃媯訾氏女曰



常儀生帝執據此則堯之兄弟四人而稷契皆堯之兄也又左氏傳春秋云高帝氏子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未能采舜禹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索隱曰契為司徒敷五教則契在八元之教予謂帝嘗即高辛氏也然則所云八元者亦將堯之兄弟不止四人矣今按虞書舜禹稷契則稷契非堯之兄可知矣

此皆可疑也

東坡著荀子論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蓋謂荀子非十二子倡性惡高談異論有以激之李斯師之卒致坑燔之禍此言一出後世以為名言先儒或不服蘇氏之言亦取之而不疑考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王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者孫子門人也及秦楚書各別去儒林傳



云申公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  
太守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  
能傳之徒眾最盛按此則漢時專門之儒  
如申公孔安國其傳皆出於浮丘伯而伯師荀  
子與李斯同門然後世傳經漢儒之功亦不  
可掩李斯之焚書亦不可必罪子荀之一人倡  
之而天下從之而不精考究或不然者多矣  
本朝先代措紳剪經書字樣命名者藤

原敏行紀貫之平國香菅原惟肖見三代錄

藤原利仁少野好古

用古人姓名命名者伊尹匡衡諸葛

後世之詞與古不同故文字之道元明不及唐  
宋宋不及秦漢漢不及三代其同有聖凡  
之陔殆不可同料而言也雖古今之變如此其  
不同而同是中國之辭四方之語與中國不同各  
從土語記以漢語以日本之語習中國之詞固



隔一重以今日之語摸上世之詞亦隔一重嗚呼  
日本人學古文字亦難矣哉然中國之言一字各  
有其義音訓相須其義易辨不如四方之言  
連合衆音成此一義也且自漢以來諸儒注解  
義解最是明悉傳之今日無所迷惑

劉向傳封事曰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按春秋之時十二諸侯其所  
滅者皆弱小之國為所并吞耳當時小大之國

六十有餘蓋堯之萬國合為塗山之三千塗  
山之三千合為盟津之八百盟津之八百合為春  
秋之六十餘國春秋之六十餘國合為戰國之七

雄也甲辰八月  
十一日

善人与鄉原相似而異善人者質美而不學  
鄉原志劣而徇俗其實大不同巧言令色与讒  
諂面諛相類而殊巧言令色假君子之容以欺  
人讒諂面諛逞小人之態以求容其見於外者



不同而其為不仁也則一甲辰八月十一日夕

老子云治大國云先設一譬諭以言不攬擾之意大國尚然况治天下不可不以無為之道治之也苟其如此則其鬼不神蓋福善禍淫之報的然不爽是鬼之神也以道治天下則鬼神亦化之而其禍福之徵亦不甚嚴是鬼之不神也不是鬼之本神雖有禍福之兆而亦不至甚害人是其神不傷人之非惟神之不傷人

聖人之治亦以無為之治而不至信賞必罰而傷人鬼不傷人治不傷人故其國長治久安而無服焉此章以無為起之終結歸無為聖人亦不傷人是無為之治也此對世之奇刺嚴急而失人心蹙國脉者而言自聖人而言之則不過曰一箇仁而已其或功疑之赦小過之宥則禮律兼柔仁義並行不待為深奧詭秘之言而長治久安之策已決於胸次矣

庚子



天下之事不可窮也欲窮其不可窮者則鑿  
矣以其不可窮而欲不窮之則蕩矣何也是  
之而非道之帝也賞善而罰惡國之常法也  
福善而禍淫天之常道也然其隱微曲折之間  
輕重出入之趣非法之所能禁也非勢之所能  
制也非理之所能盡也故聖人之示人唯道其  
常而已未嘗強求盡其變也窮其可窮而  
不窮其不可窮如斯而已矣老莊之徒既欲

窮其不可窮者而不能遂欲併其可窮者  
而不窮既失於鑿全而亦流於蕩於是為善  
勿近名為惡勿近刑之論有竊鈎者誅竊國  
者為諸侯之論此齊物論之所以真也甲辰八月廿  
日夕夜雨時  
凡天下之事其始也簡而不備年世已久而漸  
備漸詳及其愈久也日趨繁縟而不堪其敝  
竟歸敗壞不可行觀刑討送葬文學三事  
而古今之變可見矣古昔之刑不過画衣冠



以示辱而已及三代而五刑備矣其屬已三千  
則固已繁矣降<sup>及</sup>秦氏網密秋荼胥靡滿  
路而民不堪命其法已敝而國隨之上世無葬  
埋之禮厚薪藁裡以取蓋其休而已及三代  
而棺七寸槨稱之則孝子之心亦可无慊矣至  
為石槨三年不成則固已淫矣降及秦氏人  
膏燈燭黃金鳧雁天下苦其役而國隨之  
上世無文字之傳

天之既定也君子小人之相懸殆如水火黑白之不  
可相混也方其未定也大奸似忠大詐似直豈徒  
紫之奪朱已哉衆人所惑而唯聖人為能弁之焉  
然亦非一旦之頃能洞見其肺腑而弁其淑慝  
也共鯨驢兜者古今之凶人也與準夔稷契共  
事謀議于殿陛之間者有年矣及其績用不  
成奸迹影著而後投之四裔以正其罰方其未  
黜也人之見之未必如後世所言是非邪正之判



然也唯聖人能察之亦未遽而作此所以為  
人倫之至仁智之極也

甲辰七月  
十八日草

明白坦夷無所包藏毋意也流行坎止不必是  
事毋必也善之所在變通无方毋固也視人猶  
己不私其身毋我也夫無惡不足以稱聖人也  
此四者非惡也故有四者之病未可便謂之惡人  
也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亦不免有病或有甚焉  
其<sup>唯</sup>聖人子能全乎內而行著乎外自無此

四者之累故曰子絕四毋意毋心毋固毋我七月二十

九日

古者無經史之別周時所謂典籍不過詩書  
春秋而已亦皆當時史官之所錄未詩之所貢  
著前古之事迹明當世之得失外此而別無文  
籍之可尊信自漢以來尊之以為經而載當  
時之事者世有記籍馬史班書以來謂之  
史於是而經史分焉古者無兵刑之別觀書



所載卑陶作士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皆其所  
所戕而治者蓋合兵与刑而一之矣及周有司  
馬之官掌武有司寇之官掌刑降及後世有  
伯帥之任兵部轄之有刑獄之職刑部轄之  
於是而兵部分焉古者無兵農之別平日無  
事則躬耒耜而服事南畝之間及其有事  
也執干戈以衛國家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  
於至靜之中秦漢已未帝籍天下之壯健

夫以隸屯術軍府而民不与焉於是兵農分  
焉蓋古者風俗淳厚生齒尚寡而事簡  
務間年代已久而人物繁滋日聘機智唯務爭  
效故兵刑不得不二其任兵農不得不殊其  
人古之事可法而後之事不必可法然推移變  
革皆時勢之所致雖聖人亦不能尽變後世  
之法而復三代之旧亦摸其大綱而已矣  
甲辰七月廿日午前  
凡文字有虛語有實語敘事是實語言辭



是虛語春秋一部皆是實語毛詩一部皆是  
虛語假如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即位是實語  
隱公元年左氏傳云不書即位攝也是虛語曰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實語左氏傳云  
邾子克也是虛語他可准此字範曰尚書及  
易彖辭用助語極少春秋儀禮皆然此實  
語也凡碑碣傳記等文不可多用助語字序  
論弁說等文須用助語字是也

堯舜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故堯舜孔子之  
書不被身毒而身毒自有君臣父子堯舜  
孔子之教未漸日域而日域既有君臣父子君臣  
父子之倫非堯舜孔子之道乃天地之道也

甲辰七月  
廿二日夕

禮樂文章中國之道也輪迴報應西天之法  
也放鷹傳之三韓鳥銃得之南蠻今本國俱  
習之君臣父子之道非得之異邦原之于天



本之於身堯舜孔孟先得吾心之所然者地儒者之所道是已

甲辰七月二十三日夕

塩曰陸奥入道道祐平氏之党也其子民部大輔俊時以平族既殄將勸父以引決自裁而死道祐悲駭对死被尝所持法華经抽誦要文時麾下残兵僅二百余人将自尽殉主列侍其傍道祐部公其兵公遣三处射防敵中命之曰至吾誦经訖努力防戰将野

五郎重光者道祐親兵也竈過有年特命看管曰吾死後必燒管勿令敵得吾首既而誦经将半重光蒼皇出門為乍候者入言曰我兵多斃敵且迫管道祐聞之左執经右把佩刀十字割腹而死重光登時褫父子鎧仗及賤珍什器命從者捆載匿于圓覺寺僧寮舟田入道聞之遣兵捕之梟首于由井濱



人才最難得識人才亦最難

法太密則人不唯不敢為非而亦不敢為善  
雖苛刻之政距人之為善哉善亦不一其從違  
出入之間或觸憲網罹謗訕則為善而或  
遭禍莊周所謂為善勿近名為惡勿近刑  
此處堯世之事也乙巳七月  
先儒之學求道於理述道於心俱非聖人  
之意也聖人之道求道於事實

古今人物之盛唐虞之時為盛其後周之  
初亦為多士故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自此  
以還方周之衰夫子之門亦為盛除十喆外有  
子曾氏父子原思子羔子張皆不在游夏之  
下矣上而可以為與王之佐下而可以寄百里  
之命古今唯此三時為然後之言聖賢者統皆  
焉秦漢而下皆不及也夫子生乎衰季之運  
而無王公之權能樂育甄陶于堯舜文武



比其盛宰我之言固不誣矣共同夕是月十六日長堅越行

戰國策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陝大縣也上黨南

陝積之久矣注二縣賦歸之名為縣其實郡也按此時

已有郡縣之名非始於秦也意春秋六國之時

已有其名而至秦以為天下之定制耳但秦則

縣統於郡而似六國之時但以大小異名而不

相統攝同九月十八日前夕堅北歸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晉閻沒女寬謂魏獻子曰

豈將軍食之而有不定是以再歎杜預曰魏

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按將軍之名始見

矣

昭公二十九年晉蔡墨曰昔有颺叔安有裔

子曰董父實甚好龍帝賜之姓曰董氏曰秦

龍杜氏曰秦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按

上世有姓又有氏

或曰四端之心与仁義礼智差別奈何曰不然也



恐張飛之誤

昔閔雲長日鞭笞健吏遂遭其害今時  
暴悍之人虐使奴隸加以非禮或為其所戕古  
今之間徃々而有大抵世之謀大逆者多為財色  
所使而致奴隸之禍受辱戕主者非有所利而  
為之此不忍受其辱也非羞惡之心乎然下而  
賊上不知其為不義也義與羞惡之心觀此  
可見其別矣孟子又曰恭敬之心禮也考之論語  
則曰恭而無禮則勞又曰恭而有禮又曰恭近

於禮所謂恭者擎跪曲拳之類而其施之而  
合度謂之禮不然則非禮也不可以恭敬之心便  
謂之禮也明矣羞惡恭敬已是如此惻隱是非  
亦可准知四端心也未見於事者也仁義禮智  
則見於事實而道之可法則者也  
選建明從昭周公之明從共見左氏傳定公四  
年

夫子言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則有許多孝



行事實可傳者可知矣至其曰為難能則不  
過曰不故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已耳此二事非  
人之所難為之事也亦非駭又視聽之事也而夫  
子以此稱之則所謂孝者可知矣然則世之以奇  
異難行為孝之非孝而凡厥百行亦可以此而  
推焉

共乙巳年五  
月十九日

義理之心勝則恩愛之好薄功名之念重  
則室家之情輕衣食之計迫則骨肉之親

離故下者困于衣食上者羈于竹帛自  
好者知義而不知仁此後世之所以不古若也聖  
賢之教所以仁義兼濟也同書  
是非之實不可以權力壓也不可以議論勝也不  
可以狙詐襲也不可以卑心奪也何也聖人之道明  
人倫之道人倫之道萬世不可泯也聖人之教明  
人倫之教人倫之教萬世不可易也故秦燔滅六  
籍而六籍至今儼然具存自是而後老莊



氏逃其君臣佛氏棄其父子夫婦兄弟而立言著書浩如烟海勸誘鼓動士女奔波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交千古猶一日也天下之人口之所言不同心之所思各殊而至身之所行則未嘗始有異也道也一有之或無之天也一或有心之或無心之聖人之道也一或求之於心或求之于理乃至凡百之事出入從違之間信疑是非之別天下之人其所思之異猶面之

不同

不自進善而伐人之善不自省過而訐人之

過不自求明而蔽人之明亦何心哉

乙巳十一月三十日

大司樂又日以樂語教國子與道諷誦言語

鄭氏曰與者以善事諭善事道誦曰導者

言古以制今也倍文曰諷以声節之曰誦發端

曰言答述曰語

古者五法序疎戚以統宗人有太宗一有小宗



五詳見禮書後世亦有因說然紛錯難弁  
或致混淆能通其條理亦自易知假如甲有  
第二人二第以甲為父之宗子是謂繼祖之誤攷補小宗  
其父為祖之長子則甲亦兼為繼祖小宗若使  
祖之第二第三子則有父之長兄為祖之家  
督者其適子於甲為從兄弟甲及二第宗之  
是為繼祖小宗凡出于祖者皆統之使其祖  
為曾祖之長子則亦兼為繼曾祖小宗若使

曾祖之第二第三子則有祖之長兄為曾祖  
之宗子者其適孫於甲為再從兄弟甲兄亦  
及從兄亦出祖者宗之是為繼曾祖小宗凡  
出于曾祖者皆統之使其曾祖為高祖之長  
子則亦兼為繼高祖小宗若使高祖之第二  
第三子則有曾祖之長兄為高祖之家督者  
其適曾孫於甲為三從兄弟甲兄弟及從兄  
亦三從兄弟凡出于曾祖者宗之是為繼高



祖小宗凡出于高祖者皆統之甲身故則甲之子子繼高祖小宗之子同姓而已無服不復宗之於是乎遷所謂五世則遷之宗是也曾祖以下遞遷皆如此是謂小宗四若使高祖為別子則凡出高祖者世世宗之服雖尽而不遷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是謂太宗一然本支繁衍子姓無故則五宗具而遞遷之次可考也或其生不殖早世無後則五者或有或無

故曰有、太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太宗者人唯知從上求之而不知源支派而至本源講經之次每煩疑問故畧疏如上亦可知上世睦族之法矣



